

法喜寺玉蘭綻放



市井萬象

近日，杭州氣溫回暖，諸多鮮花盛開，杭州法喜寺五百歲玉蘭綻放。整個院落呈現「白雪」盛景，在寺院黃牆的襯托下別有意境。

法喜寺為晉代古剎，這棵玉蘭栽種自明代，是杭州年紀最長的玉蘭樹，每年花期在十天左右，目前已經全面盛開，吸引市民遊客紛紛外出踏青。

中新社



自由談

陳德錦

在人身穿戴物中，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披肩。披肩介乎衣服與布料之間，似實用又似是裝飾。這是年紀還小時的想法。父親那年代打理一間成衣百貨店，我在店裏搜尋，從沒發現披肩，倒是有些頸巾、浴巾甚或雨衣，同電影和小說中英雄人物披在肩背、隨風飄動、威風凜凜的那幅大布不可比較。

從前哪個孩子不曾拿一條浴巾充當披肩，扮演超人和蝙蝠俠、劍客或神槍手？為何有了這件披戴物，就會忽然間成為英雄，而且必然正派？又不是犀利的武器，倒似一件可有可無的炫耀物，沒有它行嗎？

披肩原來也是正式衣着，而且可以很華貴。試看《紅樓夢》眾人冬日在大觀園賞雪，林黛玉、薛寶琴等穿了「鶴氅」、「孔雀毛斗篷」，身體暖得多了，鶴氅就

是一種用羽毛造的禦寒披肩類外衣，還可防雨雪。試想想在一片白皚皚的天地冒出了幾片艷絳嫣紅，是何等溫暖富足的氣派。在溫帶地區以南，像cloak或cape這些無袖衣物並不常用。也許為免看似大衣而令身體臃腫，易於披掛和卸除又不失雅緻，這類衣着一直流行於歐陸。或連帽擋風或可穿手而出，或短而及臂或長可拖地，讓人眼花繚亂，更勝正裝。

披肩作為外衣，本來就很貴重，因可用作禦寒和鋪蓋，所以古時猶太人在金錢訴訟時，即使以身上衣服為賠償，也不能剝奪他的披肩。大衛被掃羅追殺時，掃羅給大衛在山洞中割下披肩一角，實在大意而輕敵。披肩的神力還可見於以利亞先知和耶穌基督，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披肩就是「法衣」，有不同的顏色和製作，由不同職位的人員用於不同的場合。別看一塊白色短肘肩衣（mozetta）那麼簡單樸實，只有教宗才有資格披上。

談到顏色，不少人想到岳飛的鮮紅披風和趙子龍的雪白披肩。那單騎馳騁一手

執戈披風輕揚的動態，是電影美學的必然想像。軍事上披肩有視覺效果，讓士兵便於辨認將領，加強行軍布陣的效率；而披肩據說還能擋箭，又能模糊箭手對目標人物身體要害的專注力（但不便於近距離搏擊），受傷時撕一片披肩還可作繃帶應急。這些軍事用途不曉得是否中外一致，但古羅馬軍團的士兵也有披肩，顏色暗紅，長官的披肩是鮮紅色。將軍的是紫紅，在右肩以胸針扣緊。假如凱撒大帝的石像有顏色，或竟是一件紫衣披身了。

網絡上也有不少指導人們製造各類披肩的片段。拿一塊布肩剪裁縫合，想酷似什麼時代什麼人物的裝束並不困難，要造一件像「獨行俠」身上可充當露宿時的鋪蓋的poncho（雨披）也可以。但正在讀書的學子何必羨慕英雄，而要仿效別人披一塊髒兮兮的厚布？他日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穿起了畢業袍，定必有一式色彩繽紛的「兜囊」（hook）套在襟前並垂在背後，這「兜囊」也是披肩，學術界很早就用這種裝飾以示穿戴者的成就了。

夜遊東堂子胡同，穿越現代史長廊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那天是三月二日，我到北京出差的第三天，京城的老同學請吃飯，叫我下午早點到，說附近有不少名人故居可以去走走，例如梅蘭芳故居、郭沫若故居，還有宋慶齡故居也離得不遠，我一聽就知道吃飯地點在後海附近。大約二十年前，筆者到國家宗教局出席活動，順道參觀附近的宋慶齡故居，一間位於後海的四合院，周圍柳樹成蔭。後來有一次參觀上海的宋慶齡故居，知道宋慶齡其實更喜歡住在上海。說回那天晚上朋友請吃飯，我到時其他人已在等候，所以沒有時間到附近去逛逛，直接跨過紅色木門走進老宅大院，這是一處四合院，裏面東西兩間廂房，朋友就在正面大廳請客。當晚新知舊雨，白酒紅酒，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聊得非常痛快，不知不覺已過十點，北方人不習慣太晚休息，眾人謝過熱情的主人，各自回家，一位老同學開車送我回到住宿的北京香港馬會會所。

回到房間還不到晚上十一點，突然想起，從沒有試過夜間獨自逛京城，此時不出去走走，更待何時？於是馬上穿上羽絨大衣，走到金寶街，這條白天熙熙攘攘的大街，此刻車少人稀，街邊的商店大多已關門。正月未過，寒氣襲人，我把羽絨衣拉鏈拉上，享受深夜漫無目的獨自在皇城根散步的樂趣。不知不覺，走到一處胡同口，名字叫「東堂子胡同」。拐彎走進去，大約不到一百米處有一個門樓，裏面是一棟舊式小洋樓，感覺主人有些來頭，走近才發現門旁牆上一塊石碑寫着「伍連德故居」，我突然想起來，前幾天在哈爾濱參觀博物館，其中有介紹一九一〇年當地爆發鼠疫全城告急，伍連德醫生臨危受命到當地領導防疫，發明「伍氏口罩」，經過那次慘烈的抗疫之後，伍連德被譽為「鼠疫鬥士」。想不到幾天之後，無意



五號。蔡元培故居位於北京東堂子胡同七十九號。資料圖片

之中我竟然來到伍連德在北京的故居，這實在是大巧合了。夜深人靜，樓上沒有燈光，我只在門外停留片刻，腦補一下這位劍橋醫學博士、曾任清廷特派全權總醫官、袁世凱的大總統侍從醫官、民國時期全國海港檢疫處首任處長當年在出入的風采。

這時候，我發現不遠有兩名戴紅袖箍的大爺在留意我。深更半夜，天寒地凍，一個人在胡同裏東張西望，難免令人覺得行跡可疑，為免引起誤會，我主動走過去向兩位大爺問路：我要回金寶街香港馬會會所怎麼走？其中一位大爺指向前面說「一直走」。我於是走走，快要走到胡同西出口，發現右手邊一座紅門紅瓦灰牆的平房，門牌號「東堂子胡同75號」，門口立一塊石碑「蔡元培舊居」，牆上另一塊牌子寫的是「蔡元培故居」，都是白底黑字，非常顯眼，前者是二〇一二年六月立，後者是一九八六年六月立。這位「五四」時期的北大校長，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任教的北大校長，就是這裏度過風雲歲月。

走出東堂子胡同，有一種走出時光隧道，回首已是百年身的感覺。回到酒店上網一查，才知道一條東堂子胡同，竟是半部中國近現代史。北京大學新聞網介紹：從蔡元培故居到伍連德故居，一西一東兩座老宅院恰恰是兩位為中國

的民主與科學而奮鬥、功勳卓著的先賢的故居，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象徵，是中華民族的珍貴歷史見證。網上還介紹：「這條胡同就是一條歷史文化長廊：清朝末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坐落於東堂子胡同原49號，原為清大學士賽尚阿的宅邸，一八六一年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清朝外務部。總理衙門的東半部為中國最早的外語教學機構京師同文館（今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前身），西半部為各部院大臣與各國使節進行外交活動的場所。這條胡同還曾排列着蔡元培、沈從文、吳階平、林巧稚、丁西林等等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科技發展有着舉足輕重影響的名人居……」

伍連德不僅是傳奇人物，更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華人，梁啟超稱譽：「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日軍侵華後，伍連德在全國各地創建的衛生機構多遭破壞和廢棄，他在上海的府邸也毀於炮火，被迫舉家遷回出生地馬來亞。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伍連德回國服務三十年，救人無數，立下豐功偉績。一九六〇年，祖籍廣東台山的伍連德在臨終前留下一個遺願：把北京的舊居，東堂子胡同55號（今為東堂子胡同4-6號）捐贈給他參與創建的中華醫學會。

國際家長群



柏林漫言

余逾

家長信息交流群，大概每個中小學每個班級都有吧？看起來這應該是手機信息智能化以來，各個國家中小學校普遍的存在了。在柏林的國際學校，由於家長來自世界多個國家，這個家長群就成了國際家長群。

家長群的功能主要是便於師生家長之間溝通、更好地為學生教育和校園生活服務而建立。這在每個國家和學校應該都是大同小異的，但柏林國際學校的家長群的確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基於各國不同的教育理念，家長們對學校的教學也有着不同看法和訴求。所以在家長群裏，也常常能看到不同國家背景的家長對同樣的問題態度上的差異，這甚至可以說也是文化差異的一個延伸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於考試難度和作業量的不同要求。一位北歐家長多次在群裏提出覺得小孩的學業壓力過大，考試難作業多戶外活動時間少；而大部分亞洲家長卻總是私下「吐槽」小孩一天到晚都在玩耍，學習時間太少作業太少。德國家長和東歐國家的家長，則覺得學業強度剛剛合適。

實際上，在家長群裏，對於學業壓力程度的討論，向來都是一個相對激烈的話題。時不時會有家長甩出一篇學術論文來深究一些教育方式，而持相反態度的家長也會認真地寫上一篇篇小作文來認真回

應。大家認真而客觀的表達論述，使得家長群裏時不時充滿了學術氣氛，增進了家長們對不同教育思想理念和教育方式的相互理解和溝通。

這樣的良性探討，對於小孩、家長或學校都是一種優勢，讓小孩能夠在更加包容和多元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和視角中成長。

另外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國家家長對小孩隱私保護的重視。舉個例子，新冠疫情期間，學校上網課，學生們都開着攝像頭聽課和回答問題參加討論。有一天某位學生可能截圖了一個上課的視頻，上面有幾位同學的正面臉，後來被其中一位同學的家長發現了。這位家長氣沖沖地在家長群中批評這樣的行為，覺得這是嚴重的侵犯隱私，並且通知學校說如果再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便會發律師函。

除了對學生肖像隱私的保護，德國的家長代表對於家長聊天群和學生之間的聊天信息的隱私也是同樣的重視。有家長多次「嚴正說明」：任何對於聊天信息的截圖都是不可接受的，是違反隱私法的。

所以頭兩年在家長群裏，如此關於隱私保護的主題出現了好幾輪相當激烈的討論，這對我來說應該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文化衝擊」。從此這個問題我都相當注意，不僅是在學校，更是在德國平時生活的各個方面。

柏林學校的家長群，感覺就是一個多方位教育思想教育觀念的展示群，讓人受益匪淺。

四十自述



准風物談

胡竹峰

都說胡適文章淺白，淺則未必，自有苦心，連篆刻藏書章和名款寫的也是「胡適的書」「胡適的印」。多年迷他的書，尤其《四十自述》《廬山遊記》《中國古代哲學史》《白話文學史》幾本，一翻再翻。

初版《四十自述》封面不知誰的字，略顯輕飄。後來換成錢玄同題簽，安穩了很多，凝重了很多，很老到很敦厚，又不失精神，是傳記作者四十歲的樣子。再後來，胡適親自寫了書名。錢玄同的書法好，但少了那份風流和跳脫，也不如胡先生清新。

很喜歡《四十自述》中續溪上莊民國往事，讓人感到一種迷幻的嚮往。胡適津津樂道徽州民俗，其中有民間禮讚，輕簡可喜，也是他一輩子底色。開頭寫家鄉的廟會太子會：

崑腔今年有四隊……崑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綢。每人小手指上掛着

湘妃竹柄的小絨扇，吹唱時絨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着。

太子會上胡適母親馮順弟父親胡鐵花出場了，才有了後來的故事……往昔點點滴滴在文字裏鮮活，童年少年青年胡適一路走來，溫良醇厚、謙謙君子的模樣一天天成長，一步步走進那個時代。回看來路，那些為人的自尊，那些為文的情性，屬於士子的矜持，騰挪吞吐中生而為人的自信自尊自主自重。不同的年代，相同的困擾，相同的潦倒，多少世俗影子在字裏行間重疊。

胡適身上，總有種溫柔的硬明，錚錚宛然，一路搖搖晃晃到了中年。照片上四十歲的胡適大笑意盈盈，風度翩翩。孔子說四十不惑，但凡人的生命總在惑中悟，悟中惑。

朋友索胡適小照留念，胡先生題小詩以贈：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胡適《四十自述》。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四十歲，的確是心情微近中年。如今我也四十初度，模仿胡先生的詩寫了四句話：兩鬢白髮漸多，人生喜怒哀樂。不忘勤勉努力，也要得過且過。意猶未盡，索性多說幾句。沒有

作《四十自述》的文章心境，好在這些詩情，算作我的《四十自述》古風吧——

少小瘦且弱，形象擗麵杖。見客身後躲，五歲入學堂。貪玩忘作業，戒尺打手掌。削竹為刀劍，弄棒又舞槍。春晴煙裊裊，嬉戲小揚揚。夏熱頭昏眩，頭叩木桌上。秋風熟瓜果，火烤紅薯香。冬天常遲到，罰站靠外牆。歡唱混沌歌，不知晨曉荒。白晝捉蜻蜓，黑裏逐螢光。轉眼念初中，離村赴鎮鄉。庭訓語肅肅，男兒要自強。勇當先進生，爛泥怎扶牆。偶爾發發呆，間或裝裝樣。聽也聽不懂，做也不像。只能回家去，後山放牛羊。游魚龍擺尾，飛鳥鷗翅翔。困頓瓦房下，心眉鎖惆悵。

仰首觀星野，抱膝看夕陽。且辭故土地，志大走四方。吃苦鍾筋骨，出力慰腸腸。讀書養精神，挑燈夜未央。悠然十年過，風雪與炎涼。私慕立言者，不願白頭郎。碰壁千百次，吶喊伴彷徨。字句雖是血，卻難謀稻粱。蒼天憐草芥，引我漸入行。廁身於報社，寒暑做嫁裳。尋幽臨碑帖，懷古識楚狂。紙墨有英氣，堪比紅袖香。著述千古事，美譽豈敢當。輕歌在此岸，一笑對滄傷。君臨奉茶酒，奸宵閉門湯。懶尋僻靜處，自娛小文章。你強任你強，明月照軒窗。登樓苦日短，擁被愛晚長。江湖子弟老，兩鬢染塵霜。浮生如浮雲，瀟灑憶瀟湘。安居待歲月，閒坐聽宮商。